

学术论评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与知识学研究

彭修义

我们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正在由图书馆的层次向社会的层次发展,由文献的层次向知识的层次发展。在目前时代,我们研究图书馆学已经不能不考虑社会和知识的因素了。本文想从知识和社会的角度来考察我们图书馆学的基本理论。

一、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

毛主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指导我们思想、工作和科学研究的共同理论基础。但是,如果因此,我们的各学科不根据本学科的对象、性质、任务与特点探讨本学科的理论基础,那就错了。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探讨具体适合于本学科的理论基础,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在本学科的具体化,这个具体化的工作是万万不可省略的。

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是指导该门学科发展的根本的理论,它紧扣本学科研究的主题,指示着本学科的基本属性与发展方向。它探讨本学科对象赖以产生、运动与发展的起点,是对该起点的哲学上的认识与概括,因而成为本学科理论上的基本出发点。对于图书馆学来说,人类知识是它产生、运动与发展的起点,对于人类知识的哲学概括及由

此所建立起来的理论,就构成了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

我们知道,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先生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类知识的“世界3”理论,英国图书馆学家将它作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此举在世界各国图书情报学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既博得了一些学者的赞扬和拥护,也招致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和责难。这个理论在我国反应也是如此。波普尔先生的“世界3”理论从哲学上概括了他对人类知识的本质认识(虽然这种认识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而知识既是图书馆事业发生发展的起点,又贯穿着图书馆运动过程的始终,人们将波普尔先生的“世界3”理论作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可以理解的。

在国内,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图书馆学界不敢谈论知识,因为它有可能被视为信奉“世界3”理论,而“世界3”理论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理论。这实在是一种误解。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是根据该学科对象的基本客观存在提出的一种哲学上的认识,作为一种严肃的科学理论,都要建立在基本的客观存在的基础之上,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一个严肃的科学家,不管他是属于哪一个阶级的,都可能正确地面对和揭示本学科对象的基本客观存在。至于他所提出的理论是否是科学的,则是另一码事,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可能正确地面对和揭示本学科对象的客观存

在,由于他们立场观点的不同,因而可能提出各自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理论。在图书馆学方面,不能因为资产阶级学者正确地揭示了知识的客观存在,并提出了他们的为我们所不能同意的理论,我们就不能再去谈论知识了。这就等于放弃了 we 应当占领和坚守的阵地,而将方便拱手让给别人。

波普尔先生虽然正确地揭示了知识的客观存在,但是他由此所建立起来的理论却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理论。他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割裂了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知识与精神之间的辩证联系,混淆了社会意识与自然之间的质的区别。他虽然在某些方面也运用了唯物论与进化论,却是一种机械唯物论与庸俗进化论,他虽然在某些方面也得出了一些正确的结论,可是整个理论仍然充满着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他对知识的认识就是这样地建立在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因而不能作为我们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

我们应该建立起自己的理论,这个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本门学科的具体实践提出自己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我提出了一种“知识唯物论”作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要考察两个方面,一个是知识,一个是图书馆,“知识唯物论”的主旨在于既唯物地又辩证地考察这两个方面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与联系。我的那篇《精神、认识、知识唯物论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见《黑龙江图书馆》1985年第2期)仅仅从知识方面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还没有从图书馆方面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我关于这个理论所做的考察和陈述也可能有许多错误,甚至在某些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欢迎大家批判。但我想,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的理论,是唯一正确的方向,这是我们的理论能够区别于资产阶级的理论的根本保证。

二、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

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涉及到图书馆事业的各个方面,它建立在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紧密地联系着图书馆的具体实践。它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个是它的理论性,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它是对图书馆具体实践的理论概括,并指导着图书馆的具体工作与理论研究。

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我国先后提出了不同的学说。我国图书馆学界前辈刘国钧先生最早提出了一种“要素”的学说,他将图书馆事业作为一个大系统,提出了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些“要素”,并建立起了自己的“要素说”的理论体系。应当说,我们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及工作实践一直遵循着这一理论及其所提出的具体方法。此后,我们提出了“矛盾说”、“规律说”,它是对刘国钧先生“要素说”的补充和发展。将这三种理论归纳起来,就是图书馆学要研究图书馆系统及其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与发展规律,它们之间其实并没有多大的矛盾,而是相辅相成(不是相反相成)的。之后,我们又提出了“交流说”。不论是情报交流论还是知识交流论,都只是从图书馆的社会联系、社会地位、社会本质、社会功能与社会作用方面对以上三种理论的补充与深化,它说明我们的认识一步步朝着全面地揭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的方向发展。我的《关于知识学的研究的建议》,提出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图书、图书馆和读者,指出图书馆学要研究知识、图书、图书馆的发生发展规律,研究它们相互之间以及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和矛盾运动,只是受了“要素说”、“矛盾说”与“规律说”的启发并对之进行综合而提出的,实际上遵循的仍然是刘

国钧先生提出的“要素说”的理论与方法。当然，“要素”的内容变了，具体的考察和论述也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系统方法是科学研究的最一般的方法，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科学上的补充与具体化。当我们将一个系统（事物）划分为各种要素的时候，我们的具体研究仍然应当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我们由此所建立起来的理论仍然应当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的。系统方法只是我们考察事物、进行工作的一种方法和手段，它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之间的关系不应当是排斥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包纳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方法与方法论，而不应当排斥它们。

三、在社会、知识、历史的 层次上建立图书馆的工 作体系与理论体系

一项事业，一门学科，都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中产生、建立与发展起来的，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更是如此。图书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图书馆领域（联系着整个社会领域）的各种社会现象、意识现象，尤其感受到逼人的时代气息和扣人心弦的时代脉搏的跳荡。

现代社会的一个首要特点就是它的全球性的发展方向、全球性的活动、全球性的对话、全球性的交流、全球性的竞争。第二个特点就是社会发展的速率急剧加快，社会的时空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切都是知识技术的成就，社会正向着高知识高技术的知识社会发展，知识已经成了社会发展、经济繁荣的关键因素。

面对这样的时代精神、时代特点，图书馆必须迎头赶上。以保存人类文化、传播人类知识为自己的社会职责的图书馆，必须把握好时代的特点，搞好自己的工作。

我们要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向社会提供知识信息，必须搜集整理社会生产出来的文献与知识，建立起一个符合时代精神、时代特点的科学的合理的馆藏体系。而建立起这样一种馆藏体系，必须了解社会生产了些什么，社会又需要些什么。社会的生产与社会的需要（指精神领域的生产与需要）又同人们的思想（型式、特点、倾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科学文化发展的特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组织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理论时，必须考虑社会、思想、科学、知识等一系列的因素。特别是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四化建设，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历史关头，对知识的需求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性与迫切性，这就更加重了我们肩上的责任。

我们向社会提供知识，不能仅仅贯彻情报的原则。图书馆必须搞情报，这种情报是一种总体知识、信息的情报。但是，目前的情报概念仅仅是一种专业情报，情报所向社会提供的就是这种专业情报。这在情报所则可，在图书馆则不可。情报总是要追求最新的东西，难道图书馆能够仅仅追求最新的东西，而不对全部的人类知识进行历史性地积累、宣传与提供吗？图书馆具有社会教育的职能，促进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的建设是它的义不容辞的社会职责，这是情报的职能和情报的原则所无法包纳的。图书馆要将全部人类知识交给人民大众，这本身就突破了情报的职能和情报的原则。图书馆要保存人类文化，要对知识进行历史性的积累，向社会提供历史性的（具有历史特点的）知识，这也是情报的职能和情报的原则所不能概括的。这就向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理论提出了一个历史的原则，我们应该站在人类知识的历史高度上组织我们的工作，建立我们的理论。

一个是社会，一个是知识，一个是历史，这是我考虑问题的三项基本因素。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理论应该具有社会的广度。

知识的高度和历史的深度。如果说以刘国钧先生为代表的以往的图书馆学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工作是建立在图书馆这个孤立系统及其文献工作的基础之上,是在图书馆与文献的层次上展开的,那么,我们现在的图书馆工作与图书馆学理论(包括图书馆教育)就必须建立在社会、知识、历史的基础之上,在社会、知识、历史的层次上充分展开,这应当是我们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的根本努力方向。

我想以馆藏建设为例说明这个原则。

我们的馆藏建设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单学科知识的孤立建设阶段,至今它对我们的专业图书馆的馆藏建设仍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第二阶段是相关学科的建设阶段,馆藏建设由本学科发展到相关学科。这是因为人们认识到,进行科学研究(包括教学、生产)不仅需要本学科的知识,而且需要相关学科的知识。目前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上。但是,现代科学既高度地分化,又高度地综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合流正在更高的层次、更深更广的范围内展开,相关学科的馆藏建设原则已经不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了。因此,我们的馆藏建设应当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即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合流的层次上组织我们的馆藏。搞自然科学的不能仅仅看自然科学的书籍了,需要充分吸收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搞社会科学的也不能只看社会科学的书籍了,应该广泛地吸收自然科学的营养,运用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并对自然科学进行综合。将来,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的馆藏建设还将进入第四个阶段,即在整体科学的层次上充分展开,这样的一天必然要到来。

我们进行馆藏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为本系统的读者建立一个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的馆藏体系,以为本系统读者合理的知识结构的建立提供物质基础。社会上的读

者(特别是本系统本单位的读者)总是要依靠图书馆的馆藏建立起他们的知识结构的,他们自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一个科研工作者没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就不可能有效地开展工作、取得成就。而且知识的发展总不是单学科的,各学科总是相互交织,只有善于从其他学科吸取营养,才能推动本学科的发展,学科的发展总是在学科之外找出路。现代科学既高度地分化又高度地综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日益汇流,深刻地揭示了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突破提供专业情报的馆藏建设原则的局限,为社会、为读者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的馆藏体系,应当是我们今天进行馆藏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

这是不是“小而全”、“大而全”的思想在作怪?“小而全”、“大而全”的思想是一种封建庄园经济与落后的小农经济的思想,不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潮流、特点和需要。但是,知识是一种意识形式,它不同于物质形式。一个人的物质需求是有限的,通过社会交换很容易满足,用不着自己什么都生产都具备。一个人对知识的需求是无限的,总是越多越好(当然存在着时间、精力与水平的制约),总是越能够方便地取得越好。一个人掌握的知识信息越多,他的知识势能就越高,就越可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即使是一条普通的知识信息,也可能调动起灵感,激发创造性的才思,生产出创造性的知识新成果。馆际互借当然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有多少读者依靠馆际互借来广泛地吸取知识营养,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知识势能呢?从人们普遍地欢迎和订阅文摘性的报刊可以得到证明。那种专业图书馆只搞专业馆藏或有限学科的馆藏的思想与做法,是一种短视之见,是在那里自己对自己搞封锁,它是我们图书馆员的知识水平与业务能力长期得不到大幅度地提高,使我们的专业读者眼界不宽、视野不广,从而影响到他们

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不可不认真对待这一问题。也许有人会说电子计算机可以解决资料的获得问题。但是,电子计算机只适用于情报检索,有谁通过计算机终端去翻检大批的原始材料,去广泛地浏览,边阅读、边学习、边思考、边研究?也许有人会说经费有限。但据我所知,国家拨给我们的馆藏建设经费已经考虑了科学发展的特点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只是我们在组织馆藏建设时没有领会和觉悟到这一点罢了。我们应当根据现有的条件,在对文献、知识、科学研究与科学发展的特点进行充分的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组织起一个符合并满足本系统本专业科研、生产、教学的特点和需要的,覆盖相当学科知识面的合理的馆藏体系。

图书馆是知识的海洋,数千年的人类知识财富最终都以文献的形式汇集到图书馆中来了。人类知识有两个储藏点,一个是图书馆,一个是社会,而社会的知识储藏存在于人们的大脑之中。在图书馆与社会(实际上是人们的大脑)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知识信息的交换。社会的知识水平决定和制约着图书馆的馆藏知识水平,图书馆的馆藏知识水平反作用于社会(人们的大脑)的知识水平。我们图书馆的馆藏建设应该立足于社会(即人们的大脑)与图书馆的知识大流动、大交流的基础之上。我们搜集历史文献、建设馆藏是手段,通过来自于社会的文献与知识服务于社会(反馈于社会),促进人类知识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知识水平的提高。在社会与图书馆之间的知识大流动、大交流、大循环中,在整个社会知识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求得图书馆的馆藏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因此,我们应该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馆藏建设,应该具有宏观的馆藏建设眼光,在社会的层次上来组织馆藏,立足于促进社会与图书馆之间的知识大流动、大交流、大循环、大发展,实现一个动态的、历史性的,既不断积累又不断更新的,具有源头活水的

馆藏体系,使我们的馆藏既具有历史的深度,又充分体现出时代的特点。

四、知识学研究

图书馆事业是在知识(社会的知识生产与知识的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离开了人类知识,也就不会有图书馆事业。正确地认识知识,正确地揭示知识与图书馆事业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的图书馆工作,对于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关系尤为重大。知识是我们的图书馆工作赖以开展的意识性的物质基础,是我们工作的基本前提与基本出发点,对于知识的哲学上的认识与概括,就构成了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我提出知识学研究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对知识以及图书馆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建立起我们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我将它概括为“知识唯物论”),以便将我们的图书馆学置于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

保存人类文化,传播人类知识,是图书馆的两项重要任务,也是图书馆的社会意义所在。要完成好这样两项任务,必须使我们的图书馆工作与理论研究进到知识的层次,在知识的层次上充分展开。我提出知识学研究的第二个目的,在于借此将我们的图书馆工作与理论研究(包括图书馆教育)推进到知识的层次。

我提出知识学研究的第三个目的,就是要突破图书馆学研究的封闭局面,使它充分地面向社会,面向各门学科,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图书馆工作向社会提供文献与知识,有着广阔的社会联系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与此相适应,我们的图书馆学理论也应当研究社会,研究各门学科,研究整个的科学体系。通过把握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总体特点、总体趋势及其运转机制,把握实践领域、思想领域的特点与动向,为图书馆工作提供社会认识基础,为社会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

图书馆拥有丰富的文献知识宝藏，我们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满足社会的知识需求，促进文献知识的充分利用。向社会提供文献知识信息是我们工作的重要内容，但是，我们的任务并不是到此为止。我们拥有那么多的文献与知识，就必然产生了一个应用文献知识于社会决策的问题，社会对图书馆的单纯的知识需求也必然发展和升格为决策的需求。所以，情报咨询与决策服务必然是图书馆工作的发展方向。我提出知识学研究的第四个目的，就是为图书馆开展情报咨询与决策服务提供理论与方法。

然而，人类知识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具有三千多门学科的庞大的知识体系。在这个知识体系中，无论哪一门学科或学科方面，任何人穷毕生精力都不可能研究透彻。要研究这样一种庞大的知识体系可能吗？

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但要认识它，研究它，必须有一定的方法。各门学科都有适合于本门学科研究的方法体系，知识学研究应当建立起自己的方法论与方法体系。我们应当综合哲学的方法、逻辑的方法、数学的方法、现代科学的方法，从中提炼出自己的方法论与方法体系。本文仅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谈几点意见，以供参考。

第一，从整体上考察知识。无论知识的学科体系怎样庞大复杂，我们都可以将它作为一个系统看待，从整体上去考察它、认识它。我们要有全局的观念，整体的观念，要抓纲，纲举目张。在这里需要运用系统的方法，将知识这个系统分解为各个要素，考察它的整体结构，它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关系），由结构而引出功能，由系统局部的功能而引出系统整体的功能。从整体出发，经过系统分析与综合，再回到整体，归结为整体的认识。

第二，从社会关联上进行考察。知识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它存在于社会系统这个

大环境之中，与社会环境之间实现着信息的交换。社会事物是复杂的，知识怎样联系着社会上的各个复杂事物，怎样从社会中抽取出来，又怎样反馈回去，反作用于社会实践的各个领域，推动社会的发展，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

第三，从系统转化中进行考察。知识是认识的产物，而认识来自于实践。知识怎样从实践中来，又怎样回到实践中去（运用于实践，集中化为决策，并具体化为领导行动），这个转化的过程和机制应当研究明白。为此，我们就必须研究各项社会实践，研究它所对应的事业，并从理论上进行综合。我们要既研究实践的产物（它怎样生产出相应的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知识），也研究实践的需要（对相应知识的需求），为我们搜集、整理与提供文献、知识、信息，满足社会的知识需求与行为决策需求，建立物质与认识基础。

第四，从思想与知识的辩证统一中进行考察。知识是思想的物质内容，又是思想的表现形式，知识内容与思想形式、动向、特征历史地紧密地联系着，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而思想又联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时代的特点。一个时代、一个地域、一个民族必然有该时代该地域该民族的思想型式、思想特点和独特的思想方法，各民族、各地域与各时代之间的思想型式、思想特点与思想方法的传变必依其本质（内因）所规定的方向，并综合（消化吸收）外来因素的影响，由此所产生的新的思想形式、内容，既保留了传统内容的本质方向，又增加了新的因素和特点，成为一个新的辩证综合体。知识与思想的历史地统一、辩证地发展（二者又联系着实践），以及它们具体化的一个时代的科学研究与科学发展的整体特点，是我们所必须注意考察的。实践产生思想（认识），思想外化为知识，知识整体化为科学，知识与科学表征思

想(认识)与实践,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动态的相互反馈的传变体系,在时代与历史的背景上统一了起来。不联系思想(丰富多采的,充满生活情趣的,激扬悲壮的,并且有着鲜明的历史特点的)知识是枯燥的,它是一具失却了灵魂的躯壳与僵尸。

第五,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中进行考察。任何知识都包含着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成分,是三位一体的。知识的本体论是知识所表达的自身的概念和内容,相对于知识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它是第一性的,是本义。任何知识都具有认识的功能与方法的功能,它们是对本体论知识的引申、运用与概括,由此产生知识的认识论成分与方法论成分,并被综合、升华为知识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相对于知识的本体论,它们是第二性的,是引申义。有了知识的本体论,我们可以建立起知识发展的自然系谱(是一种神经网络式的立体结构),有了知识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我们可以建立各知识之间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联系,从而实现对知识的自由运用与驾驭。

在以上的考察中,我们要运用微观和宏观、整体和部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

法。在宏观考察中,不忘从微观入手,联系微观,以微知著;在微观考察中,不忘它的宏观联系与机制,在宏观上升华。当我们从整体考察的时候,不忘记它的每一个局部,要搞清楚整体如何统帅着局部;当我们从局部考察的时候,不忘记各局部联系的整体机制,并最终归之于整体。我们研究理论,那是为着实践的需要,为了指导实践,所以要从解决实际问题入手,并逐渐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而建立起我们的理论体系,切不可置实际问题于不顾;我们解决实际问题,必须用理论来指导、来概括,才能把握本质与方向。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当然是盲目的实践,不进行理论升华的实践也是目光短浅的没有前途的实践,我们要的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的历史的统一。

• 据观察,我国图书馆界有一段时期未开展关于“知识学”及“世界3”等问题的讨论,不是不敢谈“知识”,而是出于多种原因。从本刊编辑部来说,主要是从主客观方面估计我们当时还不具备组织讨论并谈清这些问题的条件,作者这种推断是个更大的“误解”。

——编者

(上接第94页)

当时宫乃泉同志已调至解放军总后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宫院长满口同意订购。有一次宫部长看到图书馆有一份妇婴卫生中文期刊,受到他批评,他说,在我们军事医学院中不应该有这些书刊。由这两件事,充分表现了宫部长不仅管理内行,而且该花的钱毫不吝惜,不该花的钱决不浪费。本书。由于宫院

长的具体指示了循循善诱,医科院图书馆在军医机构中是收藏医学期刊、图书较丰富,服务态度较好、管理较善的一个图书馆。吴尔中同志深有体会的说,我们的革命老干部能这样高度重视图书馆的建设,并且能亲自参加选书,具体指导,真不愧是一位重视图书馆建设的将军。